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目錄

卷九

幽期部

潘用中奇遇

聯芳樓記

冥感部

離魂記

崔護

夢遊部

櫻桃青衣

司馬才仲

涓塘奇遇

義俠部

樂昌公主

虬髯客傳

卷十

義俠部

無雙傳

紅線傳

徂異部

章子厚

狄氏

幻術部

畫工

妓女部

裴思讓狀元

鄭合敬先生

李季蘭

薛濤

張建封妓

劉禹錫

桂花署異

琴操

解語花

珠簾秀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九

幽期部

潘用中奇遇

嘉熙丁酉、福建潘用中、隨父候差於京邸、潘喜笛、每
父出、必於邸樓凭闌吹之、隔牆一樓、相距二丈許、西
闌綺窗、朱簾翠幙、一女子聞笛聲、垂簾窺望久之、或
揭簾露半面、潘問主人、知爲黃府女孫也、若是月餘、
潘與太學彭上舍、聯輦出郊、值黃府十數轎乘春遊
歸、路窄過時、相挨其第五輪、乃其女孫也、轎窗皆半

推四目相視不遠尺餘潘神思飛揚若有所失作詩云誰教窄路却相逢脉脉靈犀一點通最恨無情芳艸路匿蘭含蕙各西東暮歸吹笛時月明見女捲簾凭闌潘大誦前詩數過適父歸遂寢黃府館賓晏仲舉建寧人也潘明往訪邀歸邸樓縱飲橫笛見女復垂簾潘因曰對望誰家樓也晏曰卽吾館寓所窺主人女孫幼從吾父學聰明俊爽且工詩詞潘愈動念晏去女復揭簾半露潘醉在取胡豔擲去女用帕子裹豔復擲來帕子上有詩云闌干閑倚日偏長笛短

往來頓壞
以兒弟為
胡挑了

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潘
亦用帕子題詩、裹胡桃復擲去、云、一曲臨風擲萬金。
奈何難買玉人心。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金徽更恨
深。女子復以帕子題詩、裹胡桃擲來、擲不及樓、墜於
簷下、潘亟下樓取之、為店婦所拾矣、潘以情告、懇求
得之、帕上詩云、自從聞笛苦匆匆、魂散鬼飛似夢中。
最恨粉墻高幾許、蓬萊弱水隔千重、遂令店婦往道
殷勤、女厚遺婦、至囑勿泄、且曰、若諧當厚謝、婦未幾、
潘父遷去、與鄉人同邸、潘忽忽不樂、厭厭成疾、父為

問藥凡更十數醫展轉兩月不愈一日語彭上舍曰
吾其殆哉吾病非藥石能愈乃告以故曰卽某日郊
遊所遇者也彭告之父父憂之既而店婦訪至潘寓
曰自官人遷後女病垂死母於枕中得帕子究明知
其故今願以女適君如何潘不敢諾未幾晏仲舉至
具道女父母真意適彭亦至遂語潘父竟諧伉儷奩
具巨萬焉前詩喧傳都下達于禁中理宗以爲奇遇
時潘與黃皆年十六也

聯芳樓記

無中生有
賦詠異常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閩闔門外，以鬻米爲業。有二女，長蘭英，次蕙英，皆聰明秀麗，能賦詩。父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名曰蘭蕙聯芳樓。適承天寺僧善水墨寫蘭蕙，乃以粉灰四壁，邀請繪畫于上。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首，號曰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命楮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

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
娃宮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
不及真娘。葬虎丘。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
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
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裡鐘聲早。漁火江風
惱客眠。洞庭餘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
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上方。荻芽抽筍棟花開。不見
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楊
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

侯馬過岳

天下未嘗
無對

郎如柳絮大顛狂。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竝宿幾曾
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一綢鳳髻綠
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
斷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画屏連。儂家自
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采蓮。鐵崖見其橐手題二詩
于後曰。錦江只見薛濤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
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竝有名。英英
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自
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

不足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厚，生與販抵郡至此，日泊舟於樓下，依薛爲主。薛以其父之故，特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嫪生之具。二女在樓，於窗隙窺見之，以荔枝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旣而更深，漏靜，月墜河傾，萬籟俱寂。生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頃刻，則二女以

鞦韆絨索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
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寢室。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
詩一首。與生曰。玉砌雕闌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
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詩畢。次女亦吟
一首。寶篆香煙燭影低。枕屏搖動鎮帷垂。風流好似
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生至晚乘之而下。自是無
夕而不會。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自覺耻無以
答。一夕見女書匣內有刺淡玉葉箋。遂濡毫題一詩
於上。曰。誤入蓬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

在時
少時
位處
位處

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回二姊妹得詩喜甚藏之
篋笥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江河托
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
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
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
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韞櫝之可佳
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
者偷窺宋玉之容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
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惟枕席永

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聞彰。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年少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婿。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

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爲掌記云、

冥感部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子、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不狹
以乃形大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部數里、夜方
半、宙不寤、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
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
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
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
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
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
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弃大義而來奔君、今向
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日、將

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
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
「見在舟中。」鎰大驚曰：「促使人驗之。」果見娘在舟中、顏
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
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
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親
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
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
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

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祖。故悉記之。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采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邪。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排。紋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

復至及來。幾時。無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
 院如故。正三扇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在。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
 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
 哭。曰。君殺吾女。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
 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
 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
 吾老矣。唯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

情

今不幸而殞得非君之殺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吏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夢遊部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黃洪榜九
孰一應到
兼齊此
乃合

桃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
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固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
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
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
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
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
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懽暢斯須引入北堂拜
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
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請氏族遂訪兒婦

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婦。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再拜，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去後日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若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受秘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日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

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旣而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

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飢驢飢郎君何
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
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
官達矣遂尋訪道絕跡人世焉

司馬才仲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
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
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
黃金縷且日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車坡

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蘇
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
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
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
輿、艤泊河塘、舵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
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渭塘奇遇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瑩寒玉、神
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

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涓塘見一新肆
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画高柳古槐黃葉
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相映上
下白鷺一羣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
斫巨鰲之螯膾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池之藕
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
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
頻于幕間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
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出肆

如入焉馬
十室中

快快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養金魚于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蔭婆娑。靠墻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峰。岌然競秀。艸則金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啣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旁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于其上。

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其一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髮髻粉汗凝香沁綠紗仕女亦知心內事銀屏汲水煮新茶其二云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艸花合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其三云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吹

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盃夜搗鳳仙花。
 其四云。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
 冷塑狻猊。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
 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女
 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
 鳴始覺。乃因臥蓬窗底。爾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
 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闕。音
 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
 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匳指環

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視扇墜則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十韵以記其事詩曰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腮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真千金屋宜登七寶臺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真真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放燕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荳蔻易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裁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簫許秦宮奪琴從上氏

猜鶯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涵魚鮎、爐深噴麝、
煤眉橫青岫、遠鷲躡綠雲堆、釵主輕輕製、衫羅窄窄、
裁、文鴛游浩蕩、瑞鳳舞毵毵、恨積鮫鮪帕、歡傳瑞珮、
盃孤眠、憐月妹多忌笑、河魁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
媒、雕闌行共倚、綉褥坐相猥、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
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
摧殘粧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
催、峽中行雨過、嶺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
哉、多生曾種福、親得到天台、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

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知其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所至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閭閻氏族，大喜。肆翁卽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廢中所歷也。艸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

錄後并真
上卷中白
詳於唐本
亦真信然

女問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
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
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敘吹簫
之曲、繡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
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訂、以証之。彼此大
驚、以爲神契、遂與生同居偕老、乃爲夫婦。于飛而還、
終以團圓、可謂奇遇矣。

義俠部

樂昌公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屋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日照與人俱

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
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
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
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與○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
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

虬髯客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
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素貴自奉禮異。
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

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
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
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
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
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
一伎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
伎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聳叩門而聲低
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女楊

機人

家之紅拂伎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諸伎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慰。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煮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艸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爨抽

腹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容氣宇，真丈夫。

也。抑知太原有異人乎？靖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靖之同姓。年幾何？曰：年僅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我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曰：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傷也。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同詣

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文靜方與客
議論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喜之、遂致酒延
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神采揚揚、貌與常異、虬髯
默屈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
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見之十得八九、
亦須道兄決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
我于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
兄俱在其所也、靖到果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
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

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橋，道士虬髯已先在矣。同訪文靜，時方奕碁，拊起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碁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旁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碁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

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
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
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
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
婢三十餘人羅列于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
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
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
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慊
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

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于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也。虬髯舉杯告靖曰：此皆珍瑤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效。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婦不

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回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繡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蘓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

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
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
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
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十

義俠部

無雙傳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

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顧，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郡，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邪？于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致于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索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潛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唯鏤屏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理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惟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畧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進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斷。遂乘驄秉燭進城。至啟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
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
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
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大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
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
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者
三年後知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
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
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繪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托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惟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

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俛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

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
爲假驛吏烹茗于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
毋暫捨去忽有所睹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
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譁而已至夜深羣
動皆息塞鴻滌器爇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
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
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
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
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

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
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
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
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
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乃塞鴻於閤
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蹟。詞理
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
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
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扣衙、開扉于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瑤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啟口秩滿開扉于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荅劾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邪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

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
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椽
頭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
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語說曰、有高品過、處置
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
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柰何、流
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
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
頭微煖、後日當活、微濯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

人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于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洩。茅山使者及昇筭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出此門。外有擔子一

十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郡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紅線傳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表箋病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媾姪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令

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
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上良
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
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
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
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
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

公憂其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二更登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其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梳烏鬢，髻，挿金鳳釵，衣紫綉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杯。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曰：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

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盃爲信耳、又
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
外宅兒止於旁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
傳呼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
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
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
鎮其上、彼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燭烟
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或

驅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替珥褰其裳
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
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
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醉德聊副於咨謀
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
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遣承嗣書曰昨來暮
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
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
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賫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循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馬前。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我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

世人災患時里有婦孕又患蠱症其誤以羌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屈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平治慶且無彊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遊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屈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吟。朝陽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覓消百尺樓。還見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徂異部

章子厚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

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章雖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遠，若無人屈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

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驕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出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詰旦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不可不知誠也。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四池春游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布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衛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

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其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祀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秃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賴面搖手曰不可尼慍口非有他但欲言雪宮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

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肴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咀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荅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願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酌卮卽

自持酒醉生生因徒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
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歎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
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
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
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
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
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
得直且訟于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
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貨于親戚以

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
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幻術部

画工

唐進士趙顏於画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
謂画工曰世無其人也今生如有余願納爲妻画工
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
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
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

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日謝君得妾，妾願
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
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纜及規室。
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而妾之形。君
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
其子，卽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練灰酒，視其障，唯添
一孩子，皆是画焉。

妓女部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關喚狀元聲

李季蘭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能

詩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素
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
其言又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
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
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季蘭有詩曰遠水浮仙
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卽不足
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
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嘗自聞玉琴彈
出轉宋翼直似當年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

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絃中起。初
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曲。漸勢將盡。
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
足。一彈旣罷。還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薛濤

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
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
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卽應聲曰。枝迎南
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

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
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
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所
其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於是濤別摸新樣小幅
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
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作文君及薛濤
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
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

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
雜色流沙紙絲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綾紋紙
尚在

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云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
却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元微之贈濤詩因寄舊詩
與之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
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忽向
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薛
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狹小之蜀中號薛濤牋或以

營妓無校書之號韋南康欲妾之而罷後遂呼之胡
曾詩曰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
子知多少領取春風總不如

進士楊蘊中下成都獄夢一婦人曰吾薛濤也贈詩
云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
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張建封妓

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
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

宋史書

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樂句云醉嬌
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
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予因吟新詩
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
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
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
不嫁。屈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
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
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雁
岳陽迴，又覩玄禽過。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
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
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祗爲一
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卽潸然。自
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
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
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

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蒙背妾非不能
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
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歛
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
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
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

劉禹錫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
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

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桂花著異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沂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急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杜，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邇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

之曰汝欲歸寧乎將爲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冪靡不中節亨甚嬖幸凡於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難色不出亨固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慚拔劍欲揮之芳華走入壁中言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之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大人君子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
言罷杳然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
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做長老汝試參禪
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色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
瀟湘水髮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
學士驚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

卷之九
四一針

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意下大悟遂削

髮爲尼

六世曰苦楝木魚村明鏡亦非空子將髮髮似詩其末
竹首